

# 「山川之助」——從古代華夏的詩僧詩尼 談到自己的治學經驗

曹仕邦

筆者在拙作《中國沙門外學的研究——漢末至五代

(以下簡稱「外學」)》<sup>1</sup>中有論及自晉代以迄隋唐，

華夏出現過數量不少的從事吟詠詩什的沙門<sup>2</sup>。何以有

這許多詩僧詩尼的出現？筆者認為這跟出家人的遊方傳

統有關。筆者所以有此想法，緣於曾讀鄭師因百(騫)

撰《陳後山年譜》，此文論及北宋名詩人陳師道(一〇

五二)一〇二)之所以有大成就之故，略云：

(陳)師道故鄉徐州，而生平蹤跡，涉歷頗廣，所至之處，覽其山川，觀其風俗人物，自足以開拓其胸襟，啓發其文筆，所謂「山川之助」。自古迄今，固未有終老山林，不出里閭之大作家也。<sup>3</sup>

由是筆者推知沙門既依傳統遊歷四方以弘揚佛法，然則他們之中具有詩才的人，也會受到「山川之助」而加強其賦詩吟詠的能力<sup>4</sup>。

「山川之助」僅能成就詩人們嗎？依筆者個人的體悟，其實從事嚴肅的學術研究，也不能「終老山林」，更不能「不出里閭」，以下證以筆者個人的經驗。

筆者大學畢業次英國統治香港時期的新華書院，後來更完成碩士訓練於書院附屬的新亞研究所。由於學歷不被港英承認，研究所畢業後只好無奈地就職於本所當助理研究員，從此七、八年來都過著被壓「五指山」，有才難展的生活！

何以言之？本所全部助理研究員的薪金，其資助來自美國一個叫「哈佛燕京社」的基金會，月薪六百港圓，永不升職加薪！不特此也，我們每年要提出一個研究計劃，然後自己動手或由他人幫忙譯成英文，之後所方以快郵趕在基金會開會審查申請之前寄達，人家通過你的計劃了，方能領取薪金。其過程跟求乞僅差幾步而已。上述苦況，在以前本刊發表的拙文中已談過了，如今再提一下！

由於年年提一研究計劃，七、八年下來，筆者的靈感漸趨枯竭，愈來愈想不出有什麼好研究的了。

幸好，由於後來港英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學，筆者得緣在這大學就讀碩士學位，考得港英承認的學歷之後，方能出生天到外地教大學，也因此領略了「山川之助」的重要。

何以言之？記得筆者曾受聘往外地一家如今已結束的大學執教之初，到任後坐未暖席，即時受到謠言的圍攻，這大學中到處流傳著：「新來的曹某學問好得不得了，什麼都有研究」這一類的話。這謠言很厲害，教我既不能否認也不能承認，因為若承認的話，顯得筆者為人自大；否認的話，則屬示弱的表現，更可能被造謠者唱言筆者假謙遜，足見設計這謠言的人老謀深算！

筆者當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為我的被聘是爲了接替一位老教授退休的課，而且是校長越過系主任而直接下聘書。更不巧的是，那位行將退休的人跟主持學系行政的人是同一個人！

一進校門便被圍攻，如何應付？首先，筆者沉靜以對，暗思對策。上課不久，有兩批在校同學上門來，一批人辦了一份雜誌，向我邀稿，指定要寫有關「中國近代史」的題目；另一批人則搞了一本期刊，也指定要寫

關於「越南史」的！

大學當局的邀聘，是請筆者講授「史學方法」、「秦漢史」和「中國通史」等課，何以這兩撥人馬要求我寫上述的題目？這分明在他們背後有人要了解我的思想！

何以言之？因爲這時對岸正在火熱地進行文革，同時東南亞也越戰正殷，那些藏身幕後的人打算自筆者的文字之中搜檢出我這外來者的思想傾向！

怎麼辦呢？一時計上心頭，我可以反過來作弄他們的啊！於是寫了〈華人對拼音文字初步認識的兩項記載〉，此文述東漢以降從印度傳入了梵文；又清代自歐洲傳入了英文，那麼向來使用方塊字的華人當初遇到兩種拼音文字之時，他們如何去了解？又寫了〈從歷史根源看現代南越僧人的干政活動〉，此文述南越的出家人們過份熱中於政治活動，不斷舉行反政府的示威，終而導致越戰的爆發。南越僧衆所以如此，是緣於越南在十世紀建國之初，其最早三朝的丁朝、前黎朝和李朝的政權都靠著延攬僧徒參政而得鞏固，是以越僧早有參預政治的傳統。

上述兩文都依照刊物的要求了，然而有心窺探筆者思想的幕後人，卻落得無從入手！而且，文字刊布之後

，編者和讀者都感到新奇可喜。不特此也。關於「拼音文字」那篇，更有人抄摭後稍為改頭換面，拿到當地報章，當作自己著作而發表！

經此一役，筆者想到有法子連消帶打地反擊纏擾身邊的謠言了。我何不多寫一些題目與內容都各篇大異的短篇考據文字，使筆者看來好像懂得很多的呢？於是不避艱辛吃力，在忙於課務之餘，在兩年內接連發表如下一些文字：

(一) 〈西遊記中若干情節來源的探討——讀慈恩傳劄記〉，這篇文章述從唐釋慧立（卒於六六四以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這部最詳盡的玄奘三藏（六〇二～六六四）的傳記中找出小說《百回本西遊記》內一些情節如「妖魔們都想喫唐三藏的肉」、「女妖們迫婚唐僧」、「唐僧與豬八戒誤飲子母河的水而以男身懷孕」、「烏巢禪師授唐僧以心經」和「觀音菩薩一再救助唐僧」等等，其故事的來源為何？這是屬於佛教史與小說史方面的研究。

(二) 〈晉書祈嘉傳「西遊海渚」所在地的探討〉，這篇文章找出東晉跟五胡十六國對峙期間，十六國中建國於今中國甘肅省河西走廊一帶的前涼國中，有一位名祈嘉的儒生遠遊今新疆省的博斯騰湖，並且在這前涼

國力所及的湖畔設帳傳授儒學。這是屬於中國古地理的研究。

(三) 〈南史載潘妃「步步生蓮花」故事與佛教的關係〉，這篇文章糾正了一般人對中國古代迫害婦女的纏足惡習的起源底誤解。由於筆者已將此文從考據方式改寫為敘述方式，以〈「步步生蓮花」——談自己如何步入佛教史的研究〉作題目，在本刊第九十四卷第一期發表，讀者們有興趣的話，請自行賜閱，這裡不再費筆墨來交代誤解為何與真相為何了。此文屬於民俗史與佛教史的研究。

(四) 〈越南陳朝內禪制度的起源及其功用〉。這篇文章述這中華鄰國的陳朝有一特殊制度，就是當一位皇帝年屆四十來歲之時，他便讓位給二十來歲的太子，而自己改居「上皇」之位。這種父親讓位給兒子的做法，在政治學上稱為「內禪」。太子登基之後，上皇從旁指導向來未有從政經驗的新帝如何處理朝政、統治國家<sup>5</sup>。此文屬於政治史的研究。

上述四篇文章加上前面兩篇，的確研究範疇彼此很不同，看來似乎筆者懂得很多。其實，筆者曾在新亞長期蹲研究工作的苦窠，於被壓「五指山」期間累積了些治學經驗，是以撰寫一篇萬字以下的小考據，則不管什

麼題目，都能應付得來！

上述六篇文字刊布之後，這家大學中那些「好言」之人便群聚圖書館頂樓的粵菜酒樓中一邊飲咖啡吃豆沙包，一邊七嘴八舌地大罵「最沒學問的人是曹某某！」

我在當地寫成並發表了幾篇文字之後被低貶如此，而初來未有學術表現之前卻獲「讚美」如彼，謠言不攻自破！

筆者如今記述往事，一方面爲了重溫當年反敗爲勝的喜悅，另一方面，則循此思索何以困守新亞之日，其悟出新研究题目的能力日降，但到外地之後卻靈感泉湧，找到這許多不同的探討方向？現在知道這完全是蒙受了「山川之助」！

何以言之？因爲取得港英承認的正式碩士學位之前，筆者從就讀學士課程以至任職研究工作都在母校，不論到教室聽課還是回四位助理研究員共用的研究室上班，都長久走同樣的樓梯，走得多了也厭倦了！加上服務於母校，環境晏安，雖然仍不免有人事上的摩擦、衝突和排擠，但都僅屬「茶壺裡的風波」<sup>6</sup>，不似日後在外地的飽歷狂風駭浪。在處身毫無新刺激的安樂窩之內，頭腦不退化也遲鈍了。

及至任職外地，首先是當地風光頗似古人所言「舉

目有江河之異」，連日用品也跟香港有所差別<sup>7</sup>，不禁教人眼界大開。走筆至此，想起前引鄭師因百所言「覽其山川，觀其風俗人物」一語。所謂「覽其山川」，僅瀏覽其跟故鄉不同的景色，不必怎樣用心；但「觀其風俗人物」則不同，「觀」者，指用心考察和思索，即謂要仔細觀察不同地方的「風俗」與「人物」。

筆者何以在此再提起因百師那番話？因爲它使我頗有感觸！前面說過筆者踏進某大學就任之初，便馬上受到謠言的圍攻。他們對一位外地來的新同事如此

擺明敵視與排擠<sup>8</sup>，則此地的「風俗」與「人物」的確值得觀察了。又前述躲在幕後的人用心深沉險詭，先遣人誘請外人撰稿，然後從字裡行間搜尋這人的思想傾向，那麼這裡的「風俗」與「人物」更值得用心觀察了！

也正由於上述兩事的進逼，使筆者不得不想法子對付，於是頭腦便跟著靈活起來。及至寫成上面六篇考據文字，自然學力又進一層了！筆者出道以來，足跡遍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大陸以至如今定居本地，曾經在這些地區或教書、或率領同學往外地作文化考察、或留學、或遊歷，是以「覽其山川，觀其風俗人物」的機會自然多，於

是一直靈感不斷，迄今仍能構思出有意義的研究題目，撰寫出有份量的佛教史與俗世史著作。

筆者寫下自己的過往經驗，目的在提供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作參考！我很幸運未一直留在母校，不然，或終會成爲著作寡少，甚至只會寫報紙文章，更而對撰寫學術著作不感興趣的教書匠<sup>9</sup>，這又豈能在學界建立聲望與地位？

不過話說回來，所謂人各有志，例如香港有些人只求擁有「車仔、屋仔、老婆仔」<sup>10</sup>便自詡有成就而感到滿足的話，則此類人大可將本文所言視作「耳邊風」的廢話可也！

### 註釋：

1. 東初出版社出版，台北，民八十三年初版，民八十四年初版二刷。按，所謂「外學」，指沙門從事於佛學以外的學術。拙作所論及的計有經學、小學、史學、諸子、賦詩、文章、書法、繪畫、音樂、醫藥、兵法、占候（包括占卜、看相、測字、堪輿）等十二項外學。
2. 見《外學》頁二六四～二七二。其中據遠欽立先生（一九一一～一九七三）所輯《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

》，自晉朝至隋代有收賦詩沙門三十八人共七十八首詩作（參拙作頁二六四至二六七）。又據清聖祖（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勅集的《御定全唐詩》，共收僧徒一百一十六人共二千八百四十五首詩作（參拙作頁二六七～二七二），舉此已見其盛。何以言之？因為兩書都在千多年之後加以搜訪，而仍有上述的收穫。

3. 參拙作《外學》頁二七七所引。
4. 同前註引書頁二七八。
5. 參拙作《關於越南陳朝的和尚皇帝陳仁宗》頁六六至六七，刊於本刊第九十四卷第八期。
6. 這是從西方諺語“A storm in the teapot”轉譯過來，意謂茶壺之內而起風波，不過小事一椿而已。
7. 例如初抵新加坡之後，首先發現日用品跟香港彼此略有差異，如當年（一九六九）香港的掃把、馬桶刷子等，其柄用竹製，而星洲的則木造。又如建築房屋後粉刷外牆時所搭造的鷹架，香港用巨竹縛以尼龍帶架成，星洲則用樹枝建搭。再者，記得下飛機後驅車往南洋大學途中，見到大招牌寫著「麵包西菓商會」，心想何以麵包商跟賣西方水菓（如新奇士橙、紐西蘭蘋果等）的人合組商會？後來始知「西菓」指西方

甜點中的雞蛋糕！按，甜點稱「菓」是受到客家語「茶菓」而來，至於「茶菓」，則源自唐朝人稱飲茶時佐飲的甜點為「果子」。

8. 大學當局所以遠道聘筆者前來接手老教授所遺的幾門課，這必然由於現有教員無人能接，校長才會向外徵才，這又何必對一位加盟的生力軍如此敵對？

9. 參拙作〈「天厚其人，眾患燬之；天薄其人，眾幸誘

## 龍山寺舉辦禪法講座

臺北市艋舺龍山寺以「相應『因緣智』的禪法」為題，舉辦四聖諦佛教聯合宣法，跨國的宣禪利眾，共同宣揚佛陀教法。首由來自斯里蘭卡的烏帕利長老與中華原始佛教會導師隨佛禪師於九月十三日主講。大會結束前，烏帕利長老與隨行出家眾特地為大眾誦經祈福，並一一為在場信眾的手腕綁上白色吉祥結，以表祝福護佑之意。

烏帕利長老開示：人身難得，尤其能接觸、學習佛法，除了有福報外，亦代表六根健全沒有障礙，這是至高無上的幸福。因此不要虛度此生，以佛法的知見生活，才有意義。長老表示：佛陀是覺悟者，說法的目的是讓人覺悟生命的真相，從而去除貪、嗔、癡三種惡習、淨化自己的內心、盡力做善事、努力修持「慈心」。如是，讓我們今生、後世得大利益，甚至脫離輪迴證涅槃。現代人過度匆

之」——高僧紫柏老人勵志金言的體悟〉頁十三的註十四所述悲慘故事，刊於本刊第九十二卷第十期，台北，民一〇一年。

10. 「車仔」者，指其人能買得起或供得起一部自用汽車。「屋仔」者，指其人能置產而擁有自住的物業。「老婆仔」者，指其人有能力娶太太。

忙，身心失衡；解決人們無明、貪欲、瞋恚的最佳方法，唯有禪修。禪修可以使思維清晰、激發心智的潛力、放鬆身心。但禪修並非一蹴可及，必須要有耐心，方能漸入佳境。

隨佛禪師接著指出：「『佛陀由禪出教：佛弟子依教入禪。』」所謂的『禪』，即是『身心的覺醒，生活的經驗』，……勇於「面對苦，知其苦集」，如是任何人隨時隨地皆可修學身心覺醒的緣起禪觀。」最後表示：「我們秉持原始佛教、南傳部派、漢傳顯宗、藏傳密宗等傳承是『四系一家，同興佛教、同利人間』的準則，主張佛教四系僧俗必須相互尊重、和諧及團結一致，共同致力於利人利己、興家興國的佛法。」